

元代宁波的历史文化

毛阳光◎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重点学科经费资助

元代宁波的历史文化

毛阳光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代宁波的历史文化/毛阳光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9

ISBN 978-7-5059-5673-5

I. 元… II. 毛… III. 宁波市—地方史—元代 IV. K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8909 号

书 名	元代宁波的历史文化
作 者	毛阳光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刘 旭
责任校对	朱小芳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刘旭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7
版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5673-5
定 价	18.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导 言

这本小书讲述的是元代宁波地区的历史与文化,涉及的时间范围是从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进占宁波地区开始到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1367)割据这里的方国珍降明为止的一段历史时期。认识这一段远去的历史主要得益于《延祐四明志》、《至正四明续志》这两部元代方志名著,两书丰富翔实的内容为本书的框架和脉络奠定了基础。另外,元、明、清时期的各种史籍和方志,四明诸多先贤的诗文集都为我们认识这段历史的方方面面提供了丰富而多样的史料。让我们沿着文献记载的脉络去感受这一段历史的风彩与神韵吧。

著名元史专家陈高华对于元代社会和文化曾经有过精辟的论断,他指出:“元代社会,总的来说,其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都是前代的延续。从经济生活来说,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以及建立在这种所有制基础上的阶级关系,仍占主导地位。从政治生活来说,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占有统治地位。从文化生活来说,儒家学说仍是思想的主流。但是,元代社会也有很多不同于前代的地方,元朝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统一,元朝的文化政策有两重性,元朝的多种宗教盛行,元朝南北地域的差异,这些都对元代的文化产

导
言



生深刻的影响。”^①而元代宁波地区社会呈现的正是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的风貌,既有蒙元统治的色彩,又继承延续汉族社会原有的文化传统。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随着南宋政权的灭亡,元军很快进占宁波地区。元政府在这里设置了庆元路总管府来管理地方事务,长官为达鲁花赤和总管。此后,其下设的都税使司、司狱司、平准行用库、府仓、织染局、杂造局、儒学教授司、医学教授司、蒙古学教授司、阴阳学教授司、惠民药局等职能部门也渐次设立。其他不隶属于路而听命于行省的地方重要机构如市舶提举司、浙东盐司、庆绍海运千户所、驿站与递铺也都相继设置。这样,元在宁波地方的统治体系就逐步建立起来,开始了对宁波九十多年的统治。

由于宁波位于浙东,负山面海,地形环境复杂,加之与高丽与日本隔海相望,具有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元政府非常重视对这里的控制,大德七年(1303),元政府还将浙东宣慰使都元帅府官署迁到庆元路,这里还有浙东海右道肃政廉访司分司。为了加强对宁波的军事控制并防范海盗和倭寇,元政府先后调派沿海翼上万户府和蕲县翼上万户府镇守这里,镇守的重点在录事司、昌国州和定海等处。地方治安则由捕盗司和尉司所设置的巡检司来负责。

蒙元统治宁波时期,由于政局稳定,统治者重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两宋以来的经济基础,这里的人口呈现增长的态势。在地方居民管理方面,在城市实行坊里制,乡村实行乡都制。在对宁波百姓的人身控制方面,元朝的户籍制度是以人户为中心、以人身奴役为主要内容的。元政府将宁波百姓根据职业不同编为“诸色户计”,通过诸色户计的编定,于是出现了民户、匠户、儒户、军户、医户、灶户、弓手户、打捕户、驿户、急递铺户、船户等。不同职业分

^① 《元代文化史绪论》《史苑》2004年第4期。

工的人户为政府提供专门的劳役,另外还要担负职役与力役。除了劳役之外,蒙元统治者还对宁波百姓进行了经济掠夺,百姓要向元政府缴纳税粮、科差与各种税课。由于劳役沉重、田亩数目混淆不清、盐额摊派过重等问题都给宁波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虽然统治者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扭转社会危机,如均定户役,清查田亩数额,减轻盐额等,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面对蒙元统治者的剥削与压榨,百姓不堪重负,纷纷起事反抗蒙元的统治。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元初杨镇龙与元末方国珍的起义。最终,方国珍建立的割据政权结束了元政府对宁波的实质统治。

宁波的经济自南宋以来就拥有良好的基础,加之宋蒙战争的影响比较小。元代宁波的社会经济日臻繁荣,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其经济实力,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先的地位。而庆元地区作为浙江的东大门,地理位置优越,在这种大背景下,农业、手工业、渔业、商业都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社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在农业上,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扩大,麦子已经得到广泛种植,而桑、麻、芝麻、茶、蔬菜、果品、药材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手工业方面,宁波有官营纺织业和武器、船只制造业,民间的造纸、酿酒、冶铁、编织等行业都具有一定的规模。这一时期官私印刷业相当发达,刊刻了大量书籍,加快了文化的传播和文化事业的繁荣。渔业方面,海产的养殖与加工继续发展。宁波地区又是元代重要的海盐生产区,拥有数量众多的盐场,此时的制盐技术和盐产量又有所提高。由于资源的丰富,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元代宁波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沿海人口从事商业经营,其中最为发达的是庆元城与鄞县,宁波周边地区的商品经济也发展起来。而庆元的海外贸易在宋代的基础上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政府在这里建立了庆元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贸易货物的种类与数量比宋代有了大幅的增加。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元朝与宁波地区以往重要





的贸易对象日本的紧张关系,对日正常贸易受到了两国紧张关系的干扰,地方官员对日商提防戒备,而日商与宁波地方官员的贸易纷争不断,甚至发生了日商火烧庆元城的事件。但此时的宁波仍然是对日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对日的经济和文化交流非常密切。宁波与高丽的往来由于此时北方陆路交通的便利而减少,但还存在着经贸文化联系。元代宁波经济的发展是和当地人民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开发分不开的。面对沿海土地资源比较匮乏的客观环境,宁波百姓不畏艰险,努力开发自然资源,他们围海、围湖造田,开垦山间田地。另外,地方官员和民众还营建了大量水利工程来保障农业生产。在他们的努力下,元代宁波的农业持续发展,农田面积进一步增加。有元一代,宁波地区自然灾害频繁,面对自然灾害的威胁,元代宁波地方政府和官员通过蠲免和赈贷等方式积极开展救灾活动,民间一些乐善好施的富户也拿出自己的余粮接济灾民,使得“郡民无凶岁之虞”,维护了地方经济与社会稳定。

元代的宁波是浙东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重要的地理位置,丰富的物产,商业和贸易的发达使这一时期庆元的城市与交通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庆元城,元政府设置录事司进行管理,市区施行坊社制。庆元城虽然在元初被拆毁,但到了元末,由于军事的需要又被纳麟哈刺和方国珍先后重建,避免宁波受到战火的波及,宁波成为元末动荡局势之外的一方乐土。除了庆元城之外,元代宁波周边的市镇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元代是中国古代交通非常发达的时代,宁波地区的交通也非常发达。驿站与递铺加强了与周边地方的联系。由于地理上河网密布,水路交通是该地区重要的交通手段,因此疏浚河道,修建桥梁,都是宁波地方的官员和百姓经常关注和参与的地方工程,这些都促进了宁波交通事业的发展。在元中后期,庆元是粮食北运的重要基地,从这里出发的海运粮食对维持元政府的统治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

元代文化事业和宋代相比较为逊色。但宁波地区由于秉承南宋以来深厚的文化底蕴，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元代宁波的学校教育进一步完善，随着元统治者“汉法”的进一步推行，除了传统儒学大小学校教育外，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校都相继建立起来，学科范围进一步扩大。而且，书院在宋的基础上数量又增加了，还有乡学与义学。随着理学的兴起，教育的理学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程端礼无疑是为儒学教育作出重大贡献的教育家，其《读书分年日程》影响了元明清的儒学教育。入元以后，南方地区政治地位下降，学术走向民间。浙东是陆学活动的中心，有赵偕诸人不遗余力，加以倡导。同时，自黄震、史蒙卿以来，朱学在浙东也有了一定的市场。史蒙卿弟子程端学无疑是代表人物之一。

元代浙东史学的发展一度衰微，但宁波地区还是出现了如胡三省、袁桷、陈桱、马易之等著名史学家。其中，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是元代史学的名著，极大促进了《通鉴》的传播与研究。在方志学方面，《昌国州图志》、《延祐四明志》、《至正四明续志》三部珍贵的元代方志体例完备，内容翔实，都是对后世方志学影响非常大的方志著作。

元代宁波在文学上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涌现出一大批成就卓著、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其中突出的有戴表元、袁桷、张可久、高明等人。元代宁波科技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祖国传统医学的进步上，出现了众多的名医，最为卓著的是医学家滑寿，此外还有吕复、陈公亨、项昕等。

虽然元代是蒙古贵族建立的王朝，但是除了一些蒙古、色目人来到宁波仕宦或戍守之外，外来文化因素对宁波的影响并不大。相反许多居住在宁波的蒙古、色目人逐渐开始阅读儒家经典，遵循





汉族礼俗,逐渐开始汉化。较为发达的官方和民间的儒学教育使儒家理念和文化仍旧在知识分子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民间百姓的角度来看,元代宁波地方还保持着传统汉族社会的固有风俗习惯。尤其在传统生活习俗上,传统汉族礼俗的影响仍旧是根深蒂固的。汉族社会的传统节日如元日、元宵、寒食、中秋、重阳等还在宁波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在元代宁波百姓的信仰空间中,佛教仍旧是民众最为普遍的信仰,宁波也拥有大量的佛教寺院。许多寺院不仅是地方信仰的中心,也是民间百姓休闲娱乐,士大夫谈文论道的文化交流中心。此外,道教虽然势力没有佛教大,但在民间也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东岳神、城隍神、天妃等神灵崇拜也是宁波民众信仰生活的重要内容,这些都体现出元代宁波传统文化的氛围与气息。元代宁波还有伊斯兰教寺院,给宁波增添了一些异域文化的色彩,但其信徒主要限于寓居在这里的色目人,与民间大众的信仰还有一定的距离。这些都构成了元代宁波层次多样而多元化的信仰空间。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元代宁波的政治 /1

第一节 蒙元统治在宁波的确立 /1

一、元军攻取庆元 /1

二、管理机构的设置 /5

第二节 元代宁波的军事管理 /9

一、独特的军事战略位置 /9

二、元代庆元的军事管理 /11

第三节 元代宁波的户口与户役管理 /16

一、庆元的户口管理 /16

二、庆元的户役管理 /20

三、均定户役的努力 /27

第四节 元代宁波的赋税制度 /32

一、元代庆元的税粮收入 /32

二、庆元的盐课与茶课 /38

三、庆元的商税与诸色课 /41

第五节 元代宁波百姓的反抗 /45





- 一、元初杨镇龙起义 /45
- 二、元末方国珍起义 /48
- 三、方国珍开府于庆元 /52

第二章 元代宁波的经济 /56

第一节 元代宁波的灾荒与荒政 /56

- 一、灾荒的频繁发生 /56
- 二、救灾措施 /61

第二节 元代宁波的农业与渔业 /69

- 一、土地资源的开发 /69
- 二、水利资源的利用 /72
- 三、粮食作物的种植 /77
- 四、多种经济作物 /78
- 五、海洋渔业的发展 /82

第三节 元代宁波的手工业 /84

- 一、官营手工业 /84
- 二、民间手工业 /86
- 三、官私印刷业 /87

第四节 元代宁波的商业 /91

- 一、元代宁波的国内贸易 /91
- 二、元代宁波的海外贸易 /95
- 三、庆元与日本的贸易 /102
- 四、庆元与高丽的贸易 /108

第三章 元代宁波的城乡与交通 /110

第一节 元代宁波的城市 /110

- 一、庆元城内结构 /110
- 二、庆元城的废兴 /112

三、辖县城市面貌	/116
第二节 元代宁波的乡村	/117
一、乡村管理体制	/117
二、乡村生活面貌	/118
第三节 元代宁波的交通	/119
一、陆路驿传	/119
二、内河交通	/122
三、海上交通	/126
第四章 元代宁波的文化	/130
第一节 元代宁波的教育	/130
一、庆元路的学校	/131
二、程端礼的教育思想	/139
第二节 元代宁波的哲学	/147
一、赵偕及其宝峰学派	/147
二、四明朱学传人程端学	/153
第三节 元代宁波的宗教	/158
一、元代宁波的宗教	/158
二、宁波与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	/162
三、元代宁波的民间信仰	/164
第四节 元代宁波的史学与方志	/168
一、元代宁波的史学	/168
二、元代宁波的方志	/179
第五节 元代宁波的文学与艺术	/183
一、戴表元的文学成就	/184
二、清丽派代表张可久	/188
三、《琵琶记》在庆元	/190





四、袁楠的文学 /193

第六节 元代宁波的医学 /197

一、官办医学 /197

二、民间名医 /198

参考文献 /205

后 记 /211

第一章 元代宁波的政治

元朝对宁波的统治,自 1276 年至 1367 年,前后九十多年。元朝是一个华夷杂处的时代。和以前的汉族社会不同,由于元代民族矛盾的尖锐,元朝任用官员,优待蒙古与色目人,轻视汉族士人。在人才选拔上,重吏轻儒。这一切,使元朝政治表现出较多的特色。庆元路作为大一统国家的一个地方政府,也不例外。

第一节 蒙元统治在宁波的确立

十三世纪初,崛起于大漠的蒙古族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力量日益壮大。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忽必烈正式建立元朝。而此时偏安江南一隅的南宋小朝廷,腐朽的统治,导致社会矛盾非常尖锐。

一、元军攻取庆元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伯颜军进至临安皋亭山,南宋派遣使臣携玉玺及降书向元军投降,南宋亡。此后,元世祖诏参知政事阿剌罕、左丞董文炳率元军挥师浙东庆元府、温州、台州、婺州





等地^①。海路方面,由哈刺剌、王世强统领水军,攻取沿海诸郡,“所过州郡,军民皆安堵如故”^②。

一部分宋军在张世杰率领下向浙东败退。宋军军纪废弛,一路上抢掠地方百姓。途经上虞、余姚,最后到达庆元,停留在定海,并准备航船,对外则声称等待南宋皇帝御驾到来。此间,元将石国英命都统卞彪赴张世杰处说降,张世杰不从,将卞彪杀于定海巾子山^③。

此时,驻庆元的南宋沿海制置使赵孟传首鼠两端,张世杰向其索要宋廷先前分寄庆元的金银纲,赵孟传不给。张世杰亲自入庆元府城索取,仅仅取得 300 篋。庆元制置司参议袁洪已觉察到张世杰部不会在庆元久留,于是建议赵孟传派遣士卒加强庆元府城甬东门的防守,以防备张世杰部入城劫掠。事情果如其所料,在进入庆元府城未果的情况下,张世杰部众焚毁东津浮桥,在三江边一带大肆劫掠后,出定海而南下^④。在庆元胸山东门海界,张世杰舟师遭到元沿海招讨副使哈刺剌的追击,元军俘获宋军战船四艘。

赵孟传献城

至元十三年(1276)三月,元军兵临庆元,百姓惶恐不安,地方官员商量一时无所措手足^⑤。在此之前,降元的南宋谢太后已经诏谕浙东地方归附,以避免战火殃及百姓。而宋沿海制置使、庆元知府赵孟传与侨居于鄞县的将作少监谢昌元以及进士袁镛等声称要坚守城池,以死殉国。兵临城下之际,进士袁镛前去查探敌情,

① (明)宋濂《元史》卷一二九《阿剌罕传》。

② (元)宁居仁《沿海上万户府达鲁花赤哈刺剌德政记》,《至正四明续志》卷三,第 6470 页,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 1990 年。

③ (元)脱脱《宋史》卷四五一《张世杰传》。

④ (元)袁槐《清容居士集》卷三三《先大夫行述》,四部丛刊本。

⑤ (明)王寅《慈溪县罗府君嘉德庙碑》,光绪《慈溪县志》卷五十《金石上》,第 121 页。

不幸被元军俘获。袁镛大义凛然地怒斥元军，拒绝劝降，惨遭元兵杀害。赵孟传、谢昌元接受了元使虎都铁木禄的劝谕，“献兵于慈溪之车厰”^①，且摆酒慰劳元军将领^②。元军进占庆元后，地方秩序很快得到了恢复，“大兵至，果安堵如故”^③。昌国州也在哈刺姆海路大兵压境之下归附^④。这样，元军比较顺利地占据了庆元全境。

元朝庆元统治的巩固

庆元归附之后，元政府改原宋沿海制置司为宣抚司^⑤，以投降元朝的赵孟传为沿海宣抚使兼庆元知府，王世强为沿海招讨使兼庆元府抚治，傅海为庆元府弹压，三人共同主持庆元地区日常事务，以此稳定民心。

虽然庆元归附了元朝，但此时元军对庆元地区的统治并不十分稳固，面临着诸多的威胁。尤其在海路方面，南宋的水师与海盜都是巨大的威胁。考虑到“海道捣虚，致生它变”，元在庆元设立了沿海招讨司，以王世强为沿海招讨使，哈刺姆为沿海招讨副使，并命哈刺姆“招讨沿海诸郡”^⑥。为了维护庆元沿海地带的安全，江淮行省并增派 700 军士，加强定海港的防守。

归附之初，民心尚未稳定，南宋的残余势力还存在，一些地方势力修筑的防御性堡垒也还存在。在定海与奉化等地，还不断发生元军与宋军残部的战斗，两县县署皆在兵火中焚毁。尤其是定

① (清)万斯同《宋季忠义录》卷八《袁镛传》，张寿镛《四明丛书》第二辑，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 年。

② (宋)王应麟《四明文献集》卷五《赵孟传特授华文阁直学士沿海制置使知庆元府诰》，见文尾小注，四库全书本。

③ (明)王演《慈溪县罗府君嘉德庙碑》，光绪《慈溪县志》卷五十《金石上》，第 121 页。

④ 《昌国州图志·序》，四库全书本。

⑤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三《先大夫行述》。

⑥ (元)邓文原《巴西集》卷上《故荣禄大夫平章政事掌国武惠公神道碑铭》，四库全书本。





海的争夺尤为激烈，至元十三年（1276）七月，宋昌国州胸山、秀山戍兵舟师战船千余艘，攻夺定海港口。哈刺姆迎击，俘虏宋军裨将及战船三艘。八月，宋兵复攻定海港口，又被哈刺姆击退。在与元军争夺庆元的过程中，宋军监军、宗正寺簿赵孟垒被俘遇害。至元十四年（1277），地方政府还在征讨庆元奉化、台州等地的叛乱者^①。至元十六年（1279），庆元还有自称招讨使的陈其性率领“头陀军”反抗蒙元的占领^②。尽管元军最后取得了胜利，但当时人也道出了战火之后的惨状，如奉化地区，“自更兵火，积骸满野”。仅雪窦寺的野翁禅师收集焚化的尸骸，就达数万具之多^③。

除了南宋残余势力之外，一些地方海盗也威胁着元政府在庆元的统治。如在南宋时期就活跃在这一地区的海盗、鄞县人顾润就在海岛附近劫掠。象山县还有以尤宗祖为首的海盗近万人威胁海路安全。

由于局势不稳，此时的庆元人心惶惶，因为心怀异图、行为不轨被杀戮以及因此而被牵连的人很多^④。一些人利用元政府的猜疑心理，诬告与自己有矛盾的人，如宋参议官陈允平与王姓人有仇怨，因此就被诬告联结宋军都统刘义图谋收复庆元，并牵连礼部尚书高衡孙等三十余人。元将张弘范命招讨使王世强遣人围捕。幸亏宣抚司参议袁洪上言，声称江南刚刚平定，应该杜绝诬告以稳定人心，众人才得以幸免^⑤。

① （明）宋濂等《元史》卷一三一《怀都传》。

② （元）陆文圭《墙东类稿》卷十二《武节将军吕侯墓志铭》，四库全书本。

③ （元）牟巘《牟氏陵阳集》卷二四《野翁禅师塔铭》，四库全书本。

④ （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十二《刘程甫墓志铭》，四库全书本。

⑤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三《先大夫行述》。